

W 外國文學名著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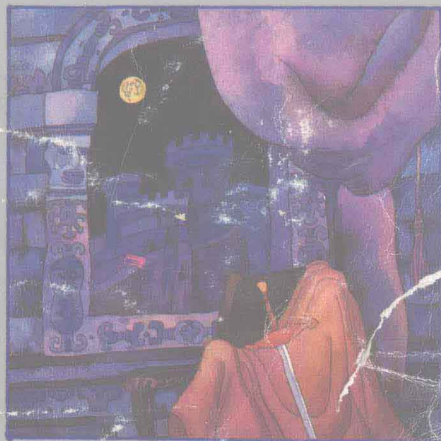
HAMLET

莎士比亞戲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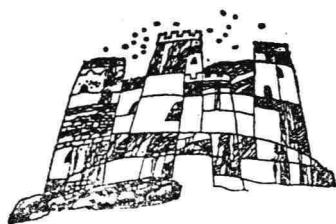
哈姆雷特

[英] 莎士比亞著

Shakespeare



浙江文藝出版社



詩體本

HAMLET

莎士比亞戲劇集

哈姆雷特

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陈先荣

封面画：郑凯军 钱继伟

装帧设计：靳 斌 梁 珊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戏剧集

卞之琳 曹禺 方平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80000 印数 000001-10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339-0488-5/I·457

定价：5.70元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编委会

主编：李文俊

编委：王智量 乐黛云 朱炯强 华宇清

刘微亮 严永兴 李 力 李明滨

吴德艺 沈念驹 宋兆霖 张佩芬

范大灿 林一安 罗 凡 金志平

倪蕊琴 唐月梅 陶 洁 黄源深

董衡巽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出 版 说 明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收入外国文学名著的精品,包括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均为全译本。这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规定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的基础上,经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及部分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商定的。入选的作品均为既有相当艺术价值、又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欢迎的名著。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书后还附有国外权威人士和国内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既可以配合大学教学,也可以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收藏,实为广大高校学生、研究教学人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这套丛书在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目 录

柔蜜欧与幽丽叶	曹 禺 译(1)
威尼斯商人	方 平 译(137)
哈 姆 雷 特	卞之琳 译(259)

附 录

莎士比亚的生平:一个轮廓	方 平 (429)
欧美作家论莎士比亚	(456)

柔蜜欧与幽丽叶

曹禺译



剧中人物

爱嘉璐 梵萝那大公
霸 礼 青年贵族,大公的亲戚
猛 泰 } 两个互相仇视的世家的家长
凯 布 }
凯布老人 凯布的叔父
柔蜜欧 猛泰的儿子
墨故求 大公的亲戚,柔蜜欧的友人
班浮柳 猛泰的外甥,柔蜜欧的友人
梯 暴 凯布夫人的内侄
劳莲思长老 法兰西斯派的僧侣
约翰长老 同派僧侣
贝 儿 柔蜜欧的仆人
洒 嵩 } 凯布家的仆人
力 高 }
比 得 幽丽叶奶妈的小厮
阿拉汉 猛泰家的仆人
卖药人
三个乐师
致词人
霸礼的小厮,另一小厮
猛泰夫人 猛泰之妻
凯布夫人 凯布之妻
幽丽叶 凯布的女儿
幽丽叶的奶妈
梵萝那的市民们,两家的男女亲属,戴假面赴跳舞会的
人们,卫士们,守夜人和仆役等

地 点

梵萝那,曼陀

序 诗

〔致词人上。〕

致词人 我们的戏发生在梵萝那，一个美丽的城，
讲的是两个声威相等的世家。
很早他们结下了私怨，如今爆发出新的斗争；
私争的血污了和平的手，为了两家的互相残杀。
上苍派定：在这一对仇人的怀抱中
降生一对苦命的爱人。
他们悲惨的毁灭和灾厄重重，
埋葬他们老人的冲突，也断送他们的生命。

这故事，这段情死的惨变，
和他们父母如何死了亲生的骨肉
才肯把无尽无休的愤怒消弭，
是今天台上所看见的悲欢离合，在短短两点钟
的时候。
这些只要诸位肯耐着性子细听，
此处说得含混，以后我们总要演得分明。

（致词人下。）

第一幕

第一景 梵萝那，公共场所

〔洒嵩和力高佩甲持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来。〕

洒 嵩 喂，力高，我就是这一句话，不栽这个跟头！

力 高 自然，我们又不是倒霉蛋，受这种气？

洒 嵩 对，不受气，惹起我们的火，我们就打。

力 高 （开玩笑）嗯，要打，你有一口气就把你的脖子伸出来挨！别缩着。

洒 嵩 哼，谁要惹起我的火，我可动手动得快。

力 高 （俏皮）不过，惹动你的火也不易。

洒 嵩 得了，我一见着猛泰家的狗^① 我就要动气，我一动气，就要动手，一动手——

力 高 （抢接）你就要动脚！有本事的，你站着，动也不动。我看你呀，不动气则罢，一动你就抱着脑袋跑了。

洒 嵩 （语涉双关）哼，猛泰家里出个甚么都叫我气得硬起来。男的女的，只要是猛泰家里的，我一概推到墙，玩了他们！

力 高 别吹，顶没出息的才要靠墙。

① 指猛泰家的人。

洒 嵩 是啊，女人们泄气，总得叫人逼得靠了墙。所以我就把猛泰家里的男人拉出来干，把猛泰家的女人推进去玩。

力 高 算了，有仇的是我们两家的老爷跟我们下人们。

洒 嵩 （一半玩笑，一半汹汹）我一律看待。我是暴君！跟男人们动完了手，我还要跟女人们凶一下，我要干掉她们的“脑袋”。

力 高 （恫吓）干掉她们的“脑袋”。

洒 嵩 （霎霎眼）嗯，干掉，这“干”字你怎么讲都成。

力 高 （笑嘻嘻）人家知道怎么讲，她们会尝出味来的。

洒 嵩 （大笑）我一硬起来，她们就尝出味来了。我这块肉，哼，还挺出名呢。

力 高 幸而你不是条鱼，哼，要真是，这准是条糟鱼。（瞥见两个人走来，两人头上都戴着猛泰家的徽帜）操家伙！猛泰家里来了人了，两个！

洒 嵩 （不在意下，抽出剑来）小子，硬家伙拿出来了。来，熊他！我帮你，在你后头。

力 高 （懂得）在我后头干什么？好跑啊？

洒 嵩 你放下心吧。

力 高 不，我就是放你不下。

洒 嵩 喂，我们得先占了理，让他们先动手。

力 高 那么我去，我对他们皱眉头瞪眼睛，瞧他们怎么办？

洒 嵩 （改正）瞧他们怎么敢！对了，你皱眉头，我咬大拇指。（得意）他们要是受下去，那就算在爷儿们手里栽了。

〔阿拉汉和贝儿，一对猛泰家里的下人走进。力高和洒嵩从他们身边擦过。〕

阿拉汉 喂，哥儿们，你对我们咬你的大拇指么？

洒 嵩 （点点头）我是咬我的大拇指，哥儿们。

阿拉汉 （看出苗头）喂，先生，我问你是不是对我们咬大拇指？

洒 嵩 （回头，低声）我要说了“是”，我们还有理不？

力 高 (连忙)没理。

洒 嵩 (转身,大声)不,先生,我并不是咬大拇指,先生。

力 高 (找碴儿,向前)怎么,你要打架,是么? 先生?

阿 拉 汉 打? 先生,我不,先生。

洒 嵩 (激将)想打,先生,我奉陪。我们凯布家并不比猛泰家差。

阿 拉 汉 (忍不住)不差,也强不了。

洒 嵩 (正不知如何回答)那么,先生——

力 高 (怂恿)说“强”! 瞧,我们凯布家又来了人。

洒 嵩 (立刻)强,小子,强! 强! 强!

阿 拉 汉 你放屁!

洒 嵩 (抽出剑)你们有种的,杀! (回望)力高,别忘你吃奶的那两手。

〔他们忽然就凶狠地斗起来。这时班浮柳,猛泰的外甥,一个温和知事的青年,看见这情形,立刻也抽出剑来。

班 浮 柳 分开,你们这些混虫!放下剑,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就夹在当中,想把他们的武器打落。)

〔正闹得不可开交,悌暴,凯布夫人的内侄,一个秉性如火的青年,也赶到,他一眼望见班浮柳。

悌 暴 (大吼)甚么,(对班浮柳)你也夹在当中跟这批没心没肺的禽兽打起来?(抽出剑,对班浮柳)班浮柳,回过头来,送你回老家!

班 浮 柳 (一面打,一面解释)我是来保持和平的,放下剑,要不,帮我一块打开他们。

悌 暴 (暴怒)甚么,家伙都亮出来了,还说“和平”?我恨这个字,正像我恨地狱,恨所有猛泰家里的,恨你!看家伙,你这胆小的东西。

〔他们也厮杀起来了。

〔两家大户都来了些人,参加混战,眼看着越杀越凶,于是惹起城中爱和平的市民持枪执棒出来干涉。市民们跑进来。

市民们（喊成一片）棍子，棒子，刀枪剑戟矛！有甚么拿甚么，打呀，打呀！把他们打倒，打倒！打倒凯布家里的人！打倒猛泰家里的人！

〔这时凯布——凯布家的主人——闻声追踪而至，也没顾得把衣服穿好，就和凯布夫人一同赶来。

凯布 这是甚么声音？（看见情景，就不由心头火起）嘿，快把我的长剑拿来。

凯布夫人（拦住他）拿剑？你拿拐棍吧！拿拐棍吧，老太爷！

凯布（坚决）我要剑，我要剑！（瞥见对面仇人也气愤愤地跑来，愈怒）你看，猛泰那个老家伙也来了。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他也要起刀片子来了。

〔猛泰和猛泰夫人，一个奔前一个追后赶入。

猛泰（暴躁）这个老不死的凯布！（对其妻）别拉住我，让我去。

猛泰夫人（不放手）我不许你去，你去跟仇人拼命，你动一步也不成。

〔三声号响，大家回首，梵萝那大公与其随从步入。

大公（赫然震怒）

这批不听说的反叛，和平的敌人！

天天耍枪弄刀，连邻居的血都要喝的东西。

（对随从）他们到底听不听话？

（转身）甚么？嘿，你们！

你们这些禽兽，

你们只知道流血，

流血来满足自己恶毒的仇恨。

放下那刀，剑，这些疯狂的武器，

放下，放在地上，静静地听你们动了怒的君主来判断。

三次了，三次流血的争斗，

只是为轻轻的一句话，

你们，凯布跟猛泰，

就三次搅乱了城里的安静。
叫梵萝那居住的老市民，
也抛下他们庄严的袍巾，
拿起戈矛，日久不用生锈的戈矛，
来分解你们日久天长刻骨的仇恨。
如果你们再要搅乱城里的和平，
你们的命就拿来赔偿！
目前，这一次，其余的都可以走开；
你，凯布跟着我去，
你，猛泰，下午到我那里来，
到浮力城，法庭，静候我的处分。
我再说一遍，赶快散开，
除了那再也不想活命的人。

〔全体凛然，大公与其随从等下；后随凯布，凯布夫人，悌暴，
市民和仆人等。〕

猛 泰（冷静下来）

这多年的仇恨是哪个又重新煽起来？
你说，我的外甥，刚打时，你不也在场？

班 浮 柳 我没有到，你仇家的下人已经跟你家的斗起来；

我拔剑分开他们，正在想；
谁知悌暴一阵风就到了场。
他拿着剑一面对我叫喊，
一面在头上前后乱砍。
飕飕的剑响，风都对他笑，
伤不了人，就听他叫。
我们一来一往，
人们也就一堆一堆地来，
一个祸害打一个祸害，
一直打到大公赶来，

才把大家分开。

猛泰夫人 哦，柔蜜欧到哪里去了？你今天看见了他么？

倒是万幸，这场械斗他不在。

班浮柳（温和）

舅母，当着东方的太阳还没有从黄金的窗子探出头来，

我心思不宁，很早地出门，散步在郊外。

在城西枫树的林子里，就看见柔蜜欧我那表弟

也早早一个人在徘徊。

我向他走去，他一觉出，就连忙

偷偷走进了树林子里。

我拿我的心情来揣测他的心：

甘愿寂寞的准是心里藏着事情，

我就顺着自己的性儿走开，

没有去追问他的心境。

猛泰 是啊，多少天早晨

就有人看见他在那里发闷；

泪水添多了清晨的露珠，

一声一声的长叹，真是乌云之外，又添上了乌云。

当着快乐的阳光刚刚

撩起黑暗的幔帐，

我的儿子就抱着满心的忧愁，赶紧躲开，

回家锁起了门，关上了窗，把光明拦在墙外，

故意造成漆黑的夜晚，

藏在房里，不知写些甚么文章。

这种心病真会惹出

甚么严重的下文，

除非有人善为开导，

指破了造成这心病的原因。

班浮柳 舅舅，您知道为甚么？